



走過奧運的日子——巴塞羅那

奧運是每一個運動員夢想參與的戰場，要拿一張入場券絕非易事；而身為體育傳媒人能有機會再次參與現場報道奧運，自然是一件樂事。

92年巴塞羅那奧運，是我拿到的第二張奧運入場券。有了上次經驗，亦明白製作方面是需要進步，因此TVB這次派出工作人員增加到40名，另再加上中央台人員30名，組成龐大的製作組，亦是協助亞洲廣播聯盟(ABU)製作，供給大部分亞洲國家電視台轉播。衛星頻道增加至三條，比起過往兩條頻道無疑是更理想。但亦因此，紛爭也開始，矛盾亦隨之產生：中央台有他的意見，我們香港TVB也希望有自己的專用時間，其他亞洲區國家如新加坡、泰國、印度、沙特阿拉伯、伊朗也都有各自的意見，每個地方都希望自己能有專用頻道去報道自己國家運動員的比賽情況。當然這是無可厚非的，當不同國家運動員參與不同比賽項目，如沒有衛星專用頻道，就不能即時直播自己國家運動員的賽事；要是沒法當刻直播，待有了結果後才將賽事播出，那可觀性就直線下降了。

TVB當時製作上還未有自己專用的攝影機，又想不停地報道香港乒乓球隊的情況，自然十分吃力，因為當時香港乒乓球隊是最有機會得到好成績，尤其是女雙

齊寶華、陳丹蕾，但大會並不太重視乒乓球賽事，所以未有直播的國際訊號提供。當時這一場八強賽事對香港來說十分重要，如果香港隊齊寶華、陳丹蕾勝出，由於當時入到四強就一定會銅牌，那麼這就會是香港歷史性第一次獲得奧運銅牌！在當時沒有自家的專用攝影機，帶去的器材又不足夠應付長時間直播，但又不想香港的觀眾錯過這歷史時刻，TVB唯有自己想辦法。

很多時在外工作，行家都會義不容辭地借出器材互相協助：有一次英國曼聯電視台，來香港拍攝曼聯球隊在香港比賽情況，他們途中在飛機上攝影機壞了，到達香港向我們求救，我們也協助他們，借出器材幫他們完成任務。

92年巴塞羅那奧運尤其是女雙齊寶華、陳丹蕾的八強賽事，我們最後呈商日本電視台借出器材，因此當時香港觀眾有機會睇到這場賽事直播，就是靠日本電視台的幫忙。

多年來能參與奧運報道，一直是一件樂事，但同時在外工作壓力之大與在香港工作不可同日而語，沒有本地電視台作為基地支持，每次有突發事情亦只可以兵來將擋，這一部分的奧運對工作人員而言可說是苦樂參半。



陪太子讀書

皇帝坐朝時代，太子讀書不用上學堂，而由太師進宮授課，皇帝為使太子增加聽課興趣，便遣與太子同齡的侍從作伴，年輕侍從並無官職，光是陪伴太子讀書罷了；可是到了今日，陪伴太子讀書已給人打趣成了另一含意，哪裡有什麼太子，自動奉陪的，不過是無形太子的疑似「侍從」，那些無形太子，通常是「侍從」化身最該得來的老同學和好朋友。

曾經問過大學攻讀物理畢業後五年從事銀行業的男生，銀行工作與物理風馬牛不相及，為什麼當日選讀物理，現在還記得物理讀過的功課嗎？他一臉尷尬苦笑說：「忘記得七七八八了，我對物理本來就沒有興趣！」答案聽來就有點令人驚奇了，沒追問他原因，他已自我剖白：「入讀大學前，也不知該選什麼科目，中學有幾個同學選讀物理，也就跟他們一起了。」

想來一定是全科分子，才無所謂選理科吧，在

我們那一代，最要好的同學，談起選科，大都在中學時已各有打算，讀新聞、讀文學、讀心理……早就打定主意，誰跟無形太子感情再好，也沒有誰做誰的侍從。

物理學士進入經濟行業的例子並不罕見，自從教育普及，大學成了必然進修之路，為讀書而讀書的新一代，多不過於執着個人興趣和理想，為了滿足家長要求，為了日後方便進入社會工作，大都但求考得學位便心滿意足；社會風氣促使他們重視現實，攻讀經濟的學子便愈來愈多，不須善體親心，也知道至少為了自己日後「上車」鋪路，多與家長同一厚望，選擇較易完成心願捷徑的學科。

過去要讀文學，家長不表示意見，那張苦臉也夠難看，現在心迷文學，這個理想也多列作未來B計劃，大都先行讀好經濟。就算陪太子讀書，也不會挑讀文學的太子，此之所以今日讀文學的，只見公主少見太子，哪還有陪公主讀文學的女侍從？



太子讀書，豈能無伴？(網上截圖) 作者提供



種族關係

奧斯卡金像獎由美國電影藝術與科學學院組織頒發，旨在獎勵過去一年在當地上映的優秀電影及其創作人員，但作為歷史最悠久的頒獎禮，加上美國的影響力，它具有一定的「國際性」，其每年得獎的電影及電影人，也在一定程度上透露了某些「政治」信息。

以今年為例，雖然具爭議性，選前大熱門之一《綠簿旅友》還是拿走了最佳電影，另一部大熱門《羅馬》則取得「最佳導演」——艾方索柯朗是第二次摘冠，他二零一四年憑《引力邊緣》成為首位抱此獎項的拉丁美洲裔導演。後者還得了另外兩個重要獎項：最佳外語片和最佳攝影；前者則另有最佳原創劇本和最佳男配角——片中飾演黑人鋼琴家雪萊的馬許沙拉艾利。

我剛好在上月看過兩部電影，都很喜歡。它們風格各異，主題卻相近，同屬左翼電影，涉及種族相處和階級平等。從觀眾角度來看，偏好《綠簿旅友》，因為它具備了一部「好(看)」電影的元素：有劇情有內涵，主題正面，細節溫馨，對白具啟發性，令人感覺愉悅等。

《綠簿》講的雖是「黑白故事」，角色設定卻顛覆了傳統——黑人鋼琴家要到種族歧視嚴重的南部巡迴演出，特別聘請了白人司機。故事背景在種族隔離政策尚未取消的上世紀六十年代初。鋼琴家

技藝高超，演出時備受富貴白人聽眾崇拜，但在演出後的派對上，他卻因為膚色而受到歧視。而白人司機開始接這項工作時，其身邊朋友都嘲笑他服侍黑人。

一個為了錢，一個為了安全，憑着一本專為黑人而設的安全旅遊指南《綠簿》，兩個臨時湊合的男人上路了。開始時互相防範、疏離，其間各自經歷過被警方拘留，互助解困，在兩個月的旅程和相處中，慢慢了解和理解彼此，放下偏見，並建立了友誼。電影看似講友誼故事，但角色設定和細節處理，顯然另具意涵，創作者欲借電影傳遞出種族平等的信息——黑人不一定都「下賤」，重要的是受到良好的教育；白人也不見得都「高貴」，片中的司機言行粗魯，其中有一個鏡頭，司機順手把喝完的汽水瓶扔到無人的郊外公路，鋼琴家立即勒令他下車拾回；其他還有司機被攔在小商店內「偷了寶石」，以及鋼琴家糾正其錯別字，並教他如何寫一封優雅的情書等。

電影被一些網民批評從白人角度去看，那是事實，比如飾演鋼琴家的馬許沙拉艾利只拿了最佳男配角，我以為他應是主角之一。但說「打着種族平等旗號的種族歧視電影」，則未免陰謀論了。只能說，創作者仍跳不出白人本位看種族關係，這是個人、環境和時代的局限。



當美朝首腦峰會遇上預算案

昨天是香港新聞工作者的「苦日子」，

第二次美朝峰會在越南河內揭幕，美國總統特朗普、朝鮮領導人金正恩成功吸住全球三千個記者，當然包括香港媒體。香港特區政府新的財政預算案又發表，「港記」又是根據內容展開一連串的追訪工作。前線記者要衝鋒陷陣，後方記者編輯要「接波」，裁剪編輯稿件、影片呈現到讀者眼前，大家都要分秒必爭，如今每間報紙還要處理新媒體傳播，作為過來人，真是替他們辛苦。

據報道，美朝首腦在兩日峰會期間將見面最少5次，記者要緊盯特朗普和金正恩會有些什麼出人意料的言行，及會談結果，相信都是全天候戒備狀態。外人常以為記者出差是件很「着數」的事，其實除了公關活動，其他的一律不是優差，採訪時間比在本地長，根本無私人時間。唯一高興的是能置身大事件中，比別人看到多些，真實感強些。

作為隔岸觀火的人看到受訪的河內人都非常歡迎美朝首腦峰會在他們國家舉行，可以幫助國家宣傳，提升地位！還有點質素。比起香港某些人好。記得過去香港政府說要爭取舉辦國際高峰會議，竟被人指浪費公帑，短

視程度，令人笑爆嘴。講到香港，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聰明了，今年的新財政預算案雖然沒有太大驚喜，但措施平實，令人舒服。香港人就是這樣，不需求你給太多，只求你合理。坦白告訴你2018至2019年度政府財政盈餘為587億港元，處於去年預算案預測範圍的下限，所以今年目標是達至「撐企業、保就業、穩經濟」，沒有人再嘍叫派錢了。

同時能夠關注在職人士的稅務負擔。調高各種薪俸稅免稅額和扣除項目上限為二萬元，寬免本年度四季的差餉，以每戶每季一千五百元為上限。慶幸沒有接納之前說第二個物業沒有寬免的爛主意，又繼續延期年金保費和強積金自願性供款提供扣稅優惠，鼓勵市民為醫療開支及退休生活作準備。

這些雖然數目不大，但對目前很多置業青年、熱愛創業的青年來講可能是一根救命草或是一份動力。正如寬免本年度的商業登記費；把「科技券計劃」恒常化，每間企業的資助上限由二十萬元加倍至四十萬元；去年為發展品牌、升級轉型的專項基金注資了十五億元，今年再向專項基金注資十億元；這些對從事創科設計行業創業者人很有作用。



不再普通的普通話

近日應某普通話推廣機構邀請出席頒獎典禮，喜見香港普通話的普及情況已從幼兒開始。

大約在十多年前，我經常聽到一些朋友說：「我的普通話很普通！」這裡所講的普通話，大概指的是「水皮」的意思。但是，現在香港人的普通話一點也不水皮，一點也不普通，幾乎每個人的普通話都稱得上流利。

為什麼會稱之為「普通話」呢？普通話的「普通」，指的是「普遍」和「共通」之意。內地、香港、澳門稱之「普通話」，台灣稱之「國語」，海外華人則稱之「華語」。雖然普通話以北京話為基礎，但普通話並不同於北京話。以現今內地的普通話考試標準來看，普通話與北京話的差別主要是，北京話的輕聲、兒化音較多，而普通話較少。事實證明，每個人說普通話多少都帶着鄉音，（即使是北京人也不例外），廣府人講普通話，帶着粵腔；上海人講普通話，帶着滬腔；四川人講普通話，帶着蜀腔，這是很難避免的，既然如此，就當成是一種用於社交，達到溝通效果，相互聽得明白，不致產生誤會就可以了。

一般人都認為台灣人講的是「國語」，內地人講的是普通話；但我並不認為如此！從我有記憶以來，長輩都是1949年後到台灣的大陸人，從他們日常談話裡，沒有「國語」這個名詞，只有普通話概念；例如，他們想和台灣本道人交談，會問，你會講普通話嗎？他們不會問，你會講「國語」嗎？所以我認為普通話在1949年之前，在大陸已經普遍共通盛行。

至於說，台灣「國語」標不標準？我認為存在客觀條件，當年大江南北，五湖四海的大陸人到台灣，帶着南部北調，大家講的就是普通話。畢竟外省人佔少數，只佔台灣人口的15%，大部分台灣的台灣人祖籍都是福建人，所以有台式「國語」出現。但如果有人能說一口「京片子」，感覺就是不一樣，像似有教養的斯文人。在80年代以前的台灣，京片子出現在中國廣播公司、中國廣播電台，我還記得有一位有廣大聽眾的白銀阿姨，她的聲音似銀鈴，像黃鶯出谷一樣動聽，當然，她是來自北京中央電台，那一代人隨着歲月凋零，現在台灣已經聽不到京片子了。

香港早年普通話不普遍，偶爾有一兩個人能說一兩句已經了不起了，我擔任香港學校普通話朗誦比賽的評判將近20年，親身感受到，香港人講普通話的能力愈來愈高，從幼稚園的兒童開始學習普通話即可看出，盡早預備走入粵港澳大灣區，配合國家宏圖發展的大時代，才是明智的方向。



兒童自小學習普通話，從此香港的普通話不再普通！ 作者提供



富春江之美

富春江，誰曉得，這樣一個中國畫般高古寫意的名字，到底是什麼時候、哪個高士發明出來的？

富春江，綠暈雲水出，弋青會幽處。這是一個可以畫出闌珊詩意而深遠意境的名字，難怪出現「天下佳山水，古今推富春」的美譽。

默寫「富春江」三個字，一字復一字，一遍復一遍，恍若吳均遊歷富春江，清心明目，成為雅風素香的韻致，富春江的秀姿猶如薄紗輕掩的曼妙女子——偶被清風掀動一角，露出了她的絕世容顏；低吟「富春江」三個字，一聲又一聲，一波又一波，宛似郁達夫過富春江，青山平谷，寫就茅舍楓林的秘境，富春江的內涵恰如變化莫測的摩西魔術——間或被明眼人看出端倪，依然保持了她「春來江水綠如藍」的迷人笑靨……

「富春江」這真是一個讓人歡喜憐愛的名字。很多人遊歷過高山名川，長江或黃河，松花江或楠溪江，秦淮河或海河，那發自雪山之源或峻峭山頭的江河，清冽的、跳動的、長長的、蜿蜒的，清流如夢，疊翠有聲，她們在太陽或月亮下的搖盪，把水鋪展成銀子或金子一樣，呈現溫婉醉人的律動吟詠，清波動心竊，凝脂引深情，蹣跚着腰肢哺育着子民，勾掛起當年的舊煙故月，是怎樣撲入我們本就清雅之心的呢……

富春江就是這樣一條江流，一條以雅著稱的江流，一條以幽籠蓋的江流，一條融入閒情記憶和歷史烽煙的江流。

從詩經、楚辭，或唐詩、宋詞中排疊而出，或小說或新詩或散文一般，富春江如同一個摘月佩明珠的明眸女孩兒踩着節拍上場了：不是飛簫、合德、盈盈、玉環，也不是香蘭、梔子、薔薇、牡丹，她只能是發現於山野深林的頂級美人西施。她倚樹傍水，配

載着一路繁華如錦的春夏和一脈幽深如夢的秋冬，輕移蓮步，款擺裙角，說輕柔、談激越、論脫俗、寫寧靜、莞爾、回眸、頓悟、低首、凝眉、凝思、清唱，深遠處裊裊，細雨潤濛濛……這正是富春江的無盡魅力。

富春江長110公里，流貫浙江省富陽、桐廬兩市縣全境，是中國浙江省中部河流，為錢塘江建德市梅城鎮至杭州市蕭山區聞家堰段的別稱。富春江自梅城以下5公里至蘆茨埠附近為峽谷段，沿途有梅城古鎮、雙塔凌雲、胥江野渡、葫蘆飛瀑、七里揚帆、嚴子陵釣台等名勝古蹟。富春江兩岸山色清翠秀麗，江水清碧見底，素以水色佳美著稱，更兼許多具有濃郁地方特色的村落和集鎮點染，使富春江畫卷增色生輝。元代大畫家黃公望曾在富陽市東洲街道廟山塢結廬隱居，用7年時間創作了傳世之作《富春山居圖》，着力表現了富春江富陽至桐廬一帶的美麗風景。

南北朝梁文學家吳均《與朱元思書》中描繪了富春江風景：「風煙俱淨，天山共色。從流飄蕩，任意東西。自富陽至桐廬一百許里，奇山異水，天下獨絕。水皆縹碧，千丈見底。游魚細石，直視無礙。」自下游建富春江水車站後，這一帶已經成為水庫，決泱江水，宛若明鏡，兩岸青山點點，於是「七里揚帆」成為當今嚴陵八景之一。

富春江「七里瀨」全長23公里，分為「一關三峽」即「烏石關、烏龍峽、子胥峽、葫蘆峽」，是富春江國家森林公園的主體。「七里瀨」以「山青、水清、史悠、境幽」為特色，享有「浙中小三峽」之譽。「兩岸畫山相對出，一脈秀水迤邐來」，富春江「小三峽」以「奇山異水、天下獨絕」曾被謝靈運、李白、杜牧、孟浩然、范仲淹、陸游等眾多詩人傳唱，宋代蘇東坡有曰「三吳行盡千山水，猶道桐廬景情美」。

如今的富春江風景區，被分為富陽段和桐廬



段。富春江這兩段風景區如同兩個環抱，煙雨水翠，銀波物華，一時齊聚。富陽段風景區兩岸群山連綿去，植被似穹廬，安頂山出產的「安頂雲霧茶」是浙江龍井茶中的精品，鶴山是華東人文名山，山腳有作家郁達夫故居等人文歷史景觀。富春江中沙洲點點，從上至下江中分佈有桐洲島、王洲島、中沙島、新沙島、月亮島、東洲島、五豐島等10多個大小島嶼和沙洲，島上沃土千里、良田萬頃。

桐廬段風景區兩岸山色青翠，江水清碧，在山水之間還分佈着許多名勝古蹟。桐廬段風景區東線以富春江「七里瀨」自然風光帶和「嚴陵問古」、「桐君山」、「胥野渡」最為有名，建德段以最風光旖旎的「富春小三峽」著稱，有「七里揚帆」、「葫蘆飛瀑」等景點，深得「人行明鏡中，鳥度屏風裡」的妙趣，為富春江天然去雕飾的神出妙筆；桐廬段風景區南線以「地下藝術宮殿」、「江南懸空寺」為主，其中「東海龍宮」、「中國第一天竺立佛」等景觀世之罕見。富春江深遠而寧靜，蔥蘢而隱逸，如同清唱昆曲的角兒，把水袖高高抬起，偷覷着富集人間仙境的疆土與山嵐，待麗日射入幽林與飛泉之間，富春江已經煙邊飛霞，顯示浸骨沁髓的氣質之美，猶如飽讀詩書的絕代美女。

富春江是水袖長卷、是裊裊幽香、是萬種風情，她把激盪的浪花湧向了這片土地上繁衍的子民，像美妙的音符叮噠作響相伴左右。富春江的款款江水像一條藍幽幽的飄帶，纏繞在山間林舍之間，流淌、閃爍、移轉、歌舞；而被淡淡的霧籠籠罩的兩岸青山、隱舍、田疇、綠樹，映入寬闊的江水中，隱隱綽綽，如夢如幻，宛如西子，婀娜中有矜持，蘊藉間現動人。



閱讀的沙塵暴

地球遭到的破壞日益嚴重，北方的沙塵暴颶得愈來愈不像話，天空已經難尋太陽的蹤跡，只留下一團渾濁的血紅。可以預見，在這樣惡劣的氣候裡，是談不上「純淨」二字的，連想像純淨，都是一件奢侈的事。

記得當年在北平還真發生過這種奢侈的事情。「《兒童文學》純淨閱讀大篷車」從長安街西進，繞天安門廣場一周之後拉開「純淨閱讀」推廣之旅的序幕。據說「純淨閱讀大篷車」由北向南奔赴南京、昆山、廈門等多個城市，然後由南往北折返，歷時約半年之久。

顯然這裡的「純淨」不是對抗大自然的鬼天氣，而是對抗每況愈下的兒童閱讀現狀。前不久在上海有一場兒童閱讀論壇，眾多專家學者得出一個沮喪的結論：「中國真正適合兒童閱讀的作品太少」。看起來，好像沒有沙塵暴那麼危險，但比沙塵暴的危害要嚴重得多。因為沙塵暴颶幾天總會過去，但閱讀的沙塵暴卻會影響一個孩子的一生，進而影響一代人的一生。

在書店裡，兒童書總是花枝招展而且醒目地綻放着，因為智商不低、財商更高的店家都不會放

過揀孩子錢的機會。但仔細一看，會嚇你一跳。首先映入眼簾的是《大灰狼畫報》，大灰狼本來是童話裡的反派角色，如今登堂入室成為主角。就好比現在的成人世界來一本《王八蛋畫報》一樣。再細看，各種「Q版圖書」撲面而來，這裡有對各種經典暢快淋漓的顛覆，在「惡搞版西遊記」裡，白骨精和孫悟空都談了戀愛了。再這麼下去，以後的孩子還有誰能知道經典文化的真容呢？他們只能接受經過篩選的二手經典。

這還不夠，到了熒屏上，那才真是千奇百怪。《喜羊羊與灰太狼》自然也藉着「國產」、「原創」、「動畫片」的三重包裹風光一時，但我很擔心，缺乏分辨力的孩子，看着喜洋洋每天都在奚落、調侃着灰太狼，下次看見真的灰太狼時，會不會把朱古力塞到牠的嘴裡。這擔心不是多餘的，我們的童話已經不能把善惡、是非、美醜這些價值觀給予孩子了，童話世界原本是最純淨的世界，但在良莠不齊、泥沙俱下的「讀圖時代」，儼然已經黑白互易、紅塵顛倒了。到了他們再大一些，恐怕只能相信「叢林原則」、「勝者為王」了。

從文學史的角度看，有人認為中國文學其實並

沒有真正的「童話時代」，有的只是「神話時代」，所以西方童話堅持着他們的理想和單純，而我們的神話則堅持着道德和控制。比如《格林童話》是完美主義的，《安徒生童話》則是悲情的浪漫主義。而中國的《山海經》只有志怪妖魔，《西遊記》講的是成人故事。因此，中國的兒童自古以來實際上是鮮有獨立的讀物的，所以今天我們仍然習慣於兒童文學成人化的思維。

每個時代都把成人世界的懣懣塞給孩子，在人文昌明的時代，孩子最多只是早熟而已，但在末法時代，孩子就只能飽嘗各種紛亂的惡果。

所以，我們知道美國人重拍3D版的《愛麗絲夢遊仙境》，他們仍然沒有敢去惡搞他們的經典，因為他們甚至可以自己亂來，但絕不會對幼小的孩子亂來。他們還都想上天堂呢。

我對這個「純淨」的大篷車一點也不抱希望的，正如我對沙塵暴無法逆轉的絕望一樣。不知道「《兒童文學》純淨閱讀大篷車」到底有多大的力量，也不知道最後的結果如何。只希望不只是一輛「大篷車」，也不是一批，而是一批又一批。這都是為了我們可憐的孩子。